

〔日本〕和田纪久惠著

大栗子

我的

第二故乡

周维权译

DALIZI WODE DI'ER GUXIANG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上海人民出版社



DALIZI WODE DI'ER GUXIANG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日本〕和田纪久惠著

大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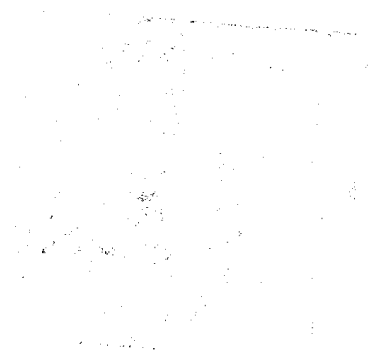
我的

第二故乡

周维权译

DALIZI WODE DI'ER GUXIANG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上海人民出版社



DALIZI WODE DI'ER GUXIANG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陆凤章
封面装帧 孙宝堂

大栗子,我的第二故乡

[日本] 和田纪久惠 著

周维权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曙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44,000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2,000

ISBN7-208-01713 1/Z·98

定价 12.50元

目 录

上篇 大栗子的君影草

——一个小学生从满洲^①归国记

书前的话·····	3
大栗子山村·····	6
妈妈的死·····	7
爸爸上战场·····	9
一家十三人·····	11
快乐的日子·····	12
不应该看的东西·····	15
战争结束·····	18
伪满皇帝避居大栗子·····	20
福利会堂门前·····	21
雪中送炭·····	23
临江难民所·····	24
“油饼”与“月饼”·····	25
苏联兵深夜搜女郎·····	28
二道江响起枪声·····	29
阿宪夭折·····	30

年糕救了命	32
“新生”牌香烟	33
姊妹俩街头卖糕	34
小火葬	38
八路军里日本小护士	39
心中的太阳,嘴上的歌	42
一场虚惊	45
敞篷车上风雨夜	49
赶车老大爷	51
骨肉分离	56
悼小妹阿律	58
葫芦岛	63
乘“兴安”号回国	64
博多港一瞥	68
在日本登岸	69
联络船上的船长	71
松山市满目焦土	72
附:四人胸前捧着骨灰盒,转辗跋涉逃难一年	
——从通化归国的佐伯一家	76
尾声	78
谢忱代礼	80
译后感	82
后记	85

下篇 重见满洲大栗子

写作缘起	91
访华前后	93
四十年师生喜逢结伴行	95
北京的早晨	98
参观吉林省博物馆	101
向通化进发	
——四十年前隧道	107
他乡遇知己	
——住在通化的华籍日本女医师	112
中国青年发光辉	117
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	120
通化市区巡礼	124
不朽的杨靖宇	127
关东军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131
通化叛乱真相	133
1. 夜袭八路军	133
2. 密谋营救“皇后”婉容	134
通化葡萄酒厂、二道江见闻	135
极限中的生命力	143
战后二道江日本人民会	147
驱车向石人、八宝路上	150
临江夜晚	160

寻找君影草芳迹·····	165
重见旧居·····	175
葫芦池别来无恙·····	182
柳絮·····	185
作者与译者会面·····	190
后记·····	197
译后记·····	周维权 200
写作参考资料·····	201
 附：中国读者部分来信·····	 203
中日友好的绚丽花朵·····	曹红卫 203
一束献给国际和平年的鲜花·····	陈梅芬 205
君影草芳香永留人间·····	黄晓角 207
让世界充满温馨的爱·····	刘庆才 210
给了我生活的勇气	
····· 日本孤儿 郑荣成（加藤荣治郎）	212
牢记血的教训！·····	徐馥英 213
同是童年同苦难·····	马福龙 215
珍贵的历史记录·····	曲 维 216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在东北地区成立“满洲帝国”，使该地区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 年随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译者注。

上 篇

大栗子的君影草

——一个小学生从满洲归国记

书 前 的 话

有天夜里，我梦见：

我在打扫堆物间。忽从放破烂的箱子里，伸出一只可爱的小手。

“啊，这是阿律的小手呀！”

像两瓣红叶般摊开的小手掌，拼命地向我这边伸过来。

记得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后，我们将要乘遣送船“兴安”号回国前，是先把死去的小妹妹律子埋葬在满洲的土地上，然后才动身的。

春风秋雨 30 年过去了，小妹妹律子的死，我几乎快要忘记了。可是，那只手，确实确实是“阿律的手”，却为什么会在现在使我想起来的呢？

我像似为妹妹祈祷冥福，心里曾起过这样一个念头：我要把战争结束前后那段忧伤的感受，写成小说。

那时，我是国民学校（现在的小学校——作者原注）四年级的学生。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完全改变了我家的生活。我不能忘记那段苦难的遭遇。我感到似乎是有谁派给我的使命，要我好好记住它，写出来流传后世。写作的冲动感，一直在心头翻腾。然而，韶华流逝，往事如烟，毕竟 30 年了，要重新唤回记忆，却也并非易事。

最近，伪满时代遗留下来的孤儿问题，成为人们热切关注

的议题，报纸、电视纷纷报道找寻亲人的消息。不但是我，全日本的人民，都在电视机前盯着观看。我看到亲骨肉重逢相认的动人场面，像和自己的事情一样，同欢笑、共悲泣。尽管所处时间、地点、日期不同，其一喜一忧都深深地唤起了我的回忆。

我痛切地感到，战争结束了，但战争留下的“后遗症”并没有结束，还有许多事情有待解决。

我认为，寻找亲人，不仅本人，我们大家发现有什么线索，也最好提供一点出来……在我来说，能做的事，就是要把那时遣送回国的体会写出来。已经回国的人们，当然义不容辞，就是遗留下来的孤儿们、停战后挣扎着活下来的我们，也要以各种形式，把自己是怎样与抢劫、传染病、饥饿作斗争的经历，设法告诉人们。哪怕是一鳞半爪，能回想起来的，只要对找寻亲人可起媒介作用的都是好的。我满腔热情地希望着。

还有，也要让现在的孩子们知道：曾经有过与你们相同年龄的孩子们，他们是受过多大的苦难呵！

为此，我想把印在脑海里的国民学校四、五年级时的生活印象，详尽地写出来。地名等均按当时发音写，包括日期在内，难免有记错之处，希读者谅解。

本书姑且定名为《大栗子的君影草——一个小学生从满洲归国记》，将它刊行问世，我想不是没有价值的。亲爱的读者，请您读一读这本书吧！请大家都来关心遗留的孤儿吧！

对于人类来说，

战争，就是鲜血的呼喊！

战争，就是人类的毁灭！

我家居住的地方

伪满洲国通化省临江县大栗子(伪满洲国组成后,由吉林省南部划出一部分地区改为通化省——作者原注)。

我家的成员(1945年4月)

父亲 佐伯三郎(38岁)
母亲 邦子(32岁)
长子 哲哉(13岁,抚顺工业学校二年级学生、寄宿生)
长女 妙子(11岁,国民学校六年级学生)
次女 纪久惠(9岁,国民学校四年级学生、本书作者)
次子 诚之(6岁,国民学校一年级学生)
三女 律子(4岁)
三子 宪三(1岁)

父亲工作单位

东边道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满洲炼铁股份有限公司)

东边道股份有限公司社歌

东亚洲的黎明,
旗帜在高空飘扬;
和平的春天,来到了人间,
东边道的上空,万里无云;
.....

大栗子山村

鸭绿江的河水汨汨地向南流去。遥望对岸的朝鲜，巍巍青山，峰峦连绵。江岸这边，平静的农村，建立着一排排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楼炼铁公司住宅。它的东面是国民学校，略往北有座不太高的丸山，靠近山顶有个神社（日本供神的庙宇——译者注）。

春天里，满树新绿，山坡上长满君影草，开出鲜艳的花朵，水滴滴的露珠亮晶晶闪光，周围一片芳香扑鼻。孩子们把那娇嫩可爱的花瓣装进瓶里，埋在土里，就会变成香水。我和小朋友们都偷偷地把它们到处埋藏起来。

夏天里，赤日炎炎，蝉声阵阵。丸山上开满了红艳艳的山丹花，灿烂如火。孩子们一边吃着煮熟的玉米棒，一边走向鸭绿江去游泳。游得累了就捕鱼玩。有时在树荫底下玩“过家家儿”游戏。有时遇着田里干活的满族人，还送香瓜给我们，我们就用石头砸碎了吃。接近残夏时，酸浆果花也开了，像一盏盏小灯笼，女孩子们把它含在嘴里，会挤出声音来，真好玩极了。

秋天，淡云红霞碧空，丸山上又换了景色：龙胆草、桔梗花、女郎花都开花了，点缀得五彩缤纷。深秋的大栗子冷得早，学校的运动场上浇上一层水，一晚上冰冻下来，第二天一清早，便成了溜冰场。

冬天寒风漫卷飞雪，成了铺天盖地的银白世界。早晨一起床，肩上就倒挂着溜冰鞋，奔进学校门，趁上课前的时间，先溜上一会儿冰玩。放学回家，也是先扛起雪橇，飞奔爬上丸山去

滑雪。整个冬天，就是在满脸冻得通红地玩滑雪、溜冰、雪橇中愉快地度过的。

公司住宅里有公用暖气、电话、自来水、水冲厕所等设备。双层玻璃窗上，水汽结晶出美丽的冰花。我常爱瞪着眼睛观赏那些户外神奇的冰树。那时候，我每天过着快乐的生活。

妈 妈 的 死

1945年7月2日。

“快起来吧！”

听到伯母在我耳边小声地呼唤：

“纪久惠，快上妈妈那儿去呀！”

今天的气氛似乎有点异样，我揉揉眼睛，从房间移门的背光处往里窥望，只见大家都团团围坐在妈妈的身旁。爸爸在抚摸妈妈的手。

“纪久惠，到这边来，你也给妈妈的手抚摸抚摸。”爸爸声音梗塞地叫唤我后，就站起身来走到佛龕前，双手合掌边哭边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

我紧紧握住妈妈的手，而妈妈的手没有动。妈妈露出慈祥的面容睡着了。但我总觉得她的睡容与平时有些不一样。“妈妈！”我想喊醒妈妈，让她回答我一声。妈妈却不会说话了。啊！妈妈已经不中用啦……早有预兆似的……死神终于来到啦。我盯住妈妈不醒的睡容直望……

记得大约两星期前吧，有天傍晚，我和姊姊正在外面玩耍，小妹妹律子把我们叫了回来。一进屋，妈妈说：“阿妙、阿

纪，你俩坐下。”妈妈让我俩坐在枕头边上说：

“妈妈的命，眼看危在旦夕了，与生命之神只是一丝之牵，如果这根丝断了，妈妈就一去不复返啦！要使妈妈能好好保住这风前残烛的生命，阿妙、阿纪，你俩可得帮妈妈做点儿家务事呀！你爸爸快要下班，你们就去准备些饭菜好吗？”不能起床的妈妈，把做晚饭的事交托给我俩了。

这以后，怪我们太贪玩，妈妈一次次地差小妹来叫都叫不回来……想到这里，我心里懊悔极了：

“我错了，妈妈啊！对不起您，真对不起您！”可是妈妈不会动了。

7月2日早晨5时50分，妈妈安静地咽气了。哥哥也急忙从抚顺赶回家来。他坐在妈妈枕头边上，从爸爸揭开的白布下，瞻仰了妈妈的遗容。他手心里紧紧捏着擦过眼泪的手帕，汗水和泪水一齐从手指缝里一滴滴地挤滴下来。

到了夜晚，来了许多守灵的至亲好友。他们也悲戚地说：“丢下六个小小年纪的孩子撒手去了，太可怜啦！”也有人边说边摸摸我们的头。

夜深，诚之、律子睡着了，而最小的宪三哭闹着，怎么也不肯睡。断了奶的弟弟，或许他也知道妈妈死了。姊姊只得背着啼哭的小弟弟到外面去哄：

“阿宪小宝宝，乖囡，听话，别哭啊！乖乖地睡吧，睡吧……”

我和姊姊拍着他的背，摸呀哄的，可他还是哭个不停。

夜空，像漆黑的海，星星密布。抬头仰望，直感到深邃无底，阴森可怕，整个身子都像要被它吸进去似的。

一条拖着长尾巴光带的流星划空而过。

“姊姊，妈妈上哪儿去啦？”我问。

姊姊不作声，仰望着夜空。小弟弟阿宪哭得累了，哭声渐渐低下去，就在姊姊背上睡着了。

阿宪他那嘶哑的哭声和那流星划空而过的凄凉情景，至今都令人难忘。

在许多人的送丧下，我们扶着灵柩走向火葬场。第二天我们去收尸骨，妈妈已被烧成灰了，剩下的只是几根骨头。

“捡骨头要用一根竹筷、一根木筷合用捡的。”伯父说着，把竹筷、木筷递给我。又说：“这里是头部，这里是颈部，喉部处有个佛像似的喉节骨。”果然，他让我看了一个犹如佛像合掌盘坐般的骨头。我连最小的骨头都一一捡起来，卡嚓卡嚓地放进坛子内。

爸爸上战场

生前一直是妈妈住的卧房，现在变得空荡荡了。以前，窗台上放满了鲜艳夺目的大波斯菊；妈妈健康时拍的照片前面，也经常插着朵朵盛开的大波斯菊花。这种气质优雅的菊花，好像我妈妈的为人。妈妈死后，屋子里冷清清了……正当我在回忆的寂静间，家里进出的人多起来了，打断了我的沉思。这时，只见爸爸脸色很紧张，在我面前来回踱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到了晚上，爸爸叫五个孩子在圆桌前坐下，说：“你们都好好听着，大哥哥阿哲因为念书，所以不能从抚顺赶回来了，妙子、纪久惠、诚之，我先告诉你们听，爸爸的应征入伍通知书已

下来了，7月15日上战场去。对于你们的生活安排，我已经托咐给伯父伯母了。你们要听大人的话，等着爸爸回来。宪三还小，需要人照料，我已托住在前面的那家阿久津大嫂领他，我想她一定会好好抚养的。这是银行存折和重要证券，我把它交给伯父去保存。我想，有了这些积蓄，用到你们长大成人，恐怕也用不着担忧了吧。要好好听伯父伯母的话，等着爸爸回来！”

爸爸语调僵硬，我听着头脑里嗡嗡作响。

“爸爸去当兵！？”我们都惊慌了。

妈妈死后才2周，命运为什么偏偏要我们成为丧母失父的孤儿呢？更年轻的男子多的是，却为什么、为什么偏要……妈妈啊！难道你不保佑我们吗？

只听爸爸念咒语似的声音：

一、军人尽忠是应尽本分；

一、军人应彬彬有礼；

一、军人应崇尚武勇；

……

哎哟哟，好一派冠冕堂皇的说教，可了不得哪，叫我们兄妹怎么活下去！忧愁不安，在我头脑中，不，在我全身天翻地转、地转天翻旋转起来……怎么也不能入睡。

终于，这不幸的一天来到了。父亲戴着系有带子的军帽，摸着每个孩子的头说：

“要好好听伯父伯母的话。要注意身体！”

爸爸的眼眶里噙着泪花。他为了避免对军人的送行太突出显眼，连和哥哥都没有见一面，就悄悄从后门出去，在雨中走向战场去了。

妈妈死后第十三天，爸爸上战场，宪三也由阿久津大嫂领